



周作人自编文集

谈虎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谈虎集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谈虎集/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61-9

I. 谈...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88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谈虎集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53 千字
印 数	0001 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61-9/I·627
定 价	19.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谈虎集》

止庵

周作人一九二七年日记有云：“九月中……以《谈虎集》予北新书局。”十一月二十二日云：“上午寄北新函，又追加稿四篇。”十二月五日云：“寄小峰稿一，《谈虎集》百三十篇已完全。”十二月十二日云：“寄北新稿一件。”一九二八年一月，《谈虎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卷，二月出版下卷。本文共一百三十二篇，计一九一九年三篇，一九二〇年七篇，一九二一年十五篇，一九二二年七篇，一九二三年十三篇，一九二四年八篇，一九二五年十九篇，一九二六年二十六篇，一九二七年三十四篇。其中《夏日梦》第六则《初恋》已见于《雨天的书》，《碰伤》已见于《泽泻集》。又《序》乃与《谈龙集》共用一篇。

五四时代，周作人以“思想革命”的提倡者登场，多年后他谈及其由来时说：“经过那一次事件（按指张勋复辟）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

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学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知堂回想录·蔡子民二》）具体说来便是《谈虎集》起头两篇文章：“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思想革命》等（包括此前那篇《人的文学》）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新的同时也是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而对周氏来说，是由此奠定了其一生的思想基础。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反礼教思想，在此后所有著述中都有所体现。即如他讲的：“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

作者在《序》中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然而并不包括“涉及个人的评论”，这里“人事”大致相当于“社会”。《谈虎集》涉及当时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清党”之后的反动局面），立场鲜明，言语激烈，充分展现了一位社会批评家的面貌——说来这与我们后来关于周氏总的印象似乎距离最远，然而却是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忽视的侧面之一。更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所谈

论的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吾道”，可以用“反礼教”一语来概括，如果换个说法，也就是“现代文明”。周氏在《与友人论章杨书》（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京报副刊》）中说：“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这是反礼教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谈虎集》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集中《夏夜梦》和《真的疯人日记》近似小说，乃是一生中很少采用的形式。《夏日梦》第一则《统一局》最可留意，表现了对人（可能还是“出于善意地”）被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一切自由（最终归结为思想自由的丧失）的极度恐怖。“思想的专制”即思想的统一，而自由真正反抗的就是这种统一。此文写作较早，可以说是有预感罢。

周氏后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作导言，谈及《祖先崇拜》时说：“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总的来说，《谈虎集》作为一部杂文集，更多还是以思想见长。但是周作人前期散文中专门有此一体，而且分量不小，也是应该留意的。在《两个鬼》中，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其一是流氓鬼，其二是绅士鬼”，这是深刻的自我观照；多年之后加以回顾，他以《谈虎集》和闲适小品分别作为两者的代表。至于《两个鬼》所说的“我爱绅士的态

度与流氓的精神”，那么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恐怕更多体现在《碰伤》这类“别扭的写法”的杂文中罢。集中还有一篇《美文》，影响也很深远，以周氏自己之作而论，“别扭的写法”与闲适小品同样算得上是美文。

此次系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六月第五版整理出版。原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自《序》至《怎么说才好》，下卷自《双十节的感想》至《后记》，全书计序四页，目录十二页，正文六百二十四页。目录中“夏夜梦”和“真的疯人日记”各小题原未列出，正文中“偶感四则”原作“偶感”，“土之盘筵小引”原作“土之盘筵”。



目 录

序	(1)
祖先崇拜	(4)
思想革命	(7)
前门遇马队记	(10)
罗素与国粹	(12)
排日的恶化	(14)
亲日派	(16)
译诗的困难	(18)
民众的诗歌	(20)
翻译与批评	(22)
批评的问题	(25)
新诗	(27)
美文	(29)
新文学的非难	(31)

碰伤	(33)
附	
编余闲话	(35)
宣传	(37)
附	
工人与白手的人	(39)
三天	(41)
麝香	(43)
卖药	(44)
天足	(47)
胜业	(49)
小孩的委屈	(51)
感慨	(53)
资本主义的禁娼	(56)
先进国之妇女	(58)
可怜悯者	(60)
北京的外国书价	(62)
上海的戏剧	(65)
迷魂药	(67)
铁算盘	(70)
重来	(72)
医院的阶陞	(75)
浪漫的生活	(77)
同姓名问题	(79)

别名的解释	(81)
别号的用处	(83)
文士与艺人	(86)
思想界的倾向	(88)

附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89)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93)
问星处的豫言	(95)
读经之将来	(98)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01)
读孟子	(103)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105)
代快邮	(108)
条陈四项	(112)
诉苦	(116)
何必	(119)
致溥仪君书	(122)
论女袴	(126)
国庆日	(129)
国语罗马字	(131)
郊外	(133)
南北	(135)
养猪	(138)
宋二的照相	(139)

包子税	(141)
奴隶的言语	(143)
京城的拳头	(145)
拜脚商兑	(146)
拜发狂	(150)
女子学院的火	(152)
男装	(155)
头发名誉和程度	(157)
男子之裹脚	(159)
铜元的咬嚼	(161)
二非佳兆论	(163)
拆墙	(165)
宣传与广告	(167)
外行的按语	(168)
卧薪尝胆	(172)
革命党之妻	(173)
孙中山先生	(175)
偶感	(178)
人力车与斩决	(184)
诅咒	(186)
怎么说才好	(188)
双十节的感想	(191)
酒后主语小引	(195)
土之盘筵小引	(197)

小书	(199)
古文秘诀	(201)
新名词	(204)
牛山诗	(206)
旧诗呈政	(207)
葛理斯的诗	(209)
马太神甫	(211)
道学艺术家的两派	(213)
风纪之柔脆	(216)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19)
乡村与道教思想	(222)
王与术士	(229)
求雨	(233)
再求雨	(235)
半春	(237)
野蛮民族的礼法	(239)
从犹太人到天主教	(241)
非宗教运动	(245)
关于非宗教	(247)
寻路的人	(250)
两个鬼	(252)
拈阄	(254)
我学国文的经验	(256)
妇女运动与常识	(261)

论做鸡蛋糕	(268)
北沟沿通信	(273)
抱犊谷通信	(280)
河色欲法书后	(285)
附	
河色欲法	(289)
读报的经验	(290)
关于重修丛台的事	(295)
关于儿童的书	(297)
读儿童世界游记	(301)
评自由魂	(303)
希腊人名的译音	(307)
新希腊与中国	(311)
日本与中国	(315)
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	(320)
日本人的好意	(324)
再是顺天时报	(327)
排日平议	(329)
裸体游行考订	(332)
希腊的维持风化	(337)
清朝的玉玺	(339)
李佳白之不解	(341)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343)
支那民族性	(346)

支那与倭	(348)
李完用与朴烈	(352)
文明国的文字狱	(356)
夏夜梦	(360)
序言	(360)
一 统一局	(361)
二 长毛	(362)
三 诗人	(364)
四 狒狒之出笼	(365)
五 汤饼会	(367)
六 初恋	(369)
真的疯人日记	(372)
编者小序	(372)
一 最古而且最好的国	(373)
二 准仙人的教员	(374)
三 种种的集会	(377)
四 文学界	(379)
五 编者跋	(380)
鸦片祭灶考	(382)
剪发之一考察	(387)
后记	(392)



序

近几年来所写的小文字，已经辑集的有《自己的园地》等三册一百二十篇，又《艺术与生活》里二十篇，但此外散乱着的还有好些，今年暑假中发心来整理他一下，预备再编一本小册子出来。等到收集好了之后一看，虽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数总有一百五六十，觉得不能收在一册里头了，只得决心叫他们“分家”，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编一集，叫作《谈龙集》，其余的一百十几篇留下，还是称作《谈虎集》。

书名为什么叫作谈虎与谈龙，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严格地说应云我）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正如我们著《龙经》，画水墨龙，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过。据说从前有一位叶公，很喜欢龙，弄得一屋子里尽是雕龙画龙，等得真龙下降，他反吓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

话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但是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不过姑妄谈之，并不想请他下雨，或是得一块的龙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龙的请去找豢龙氏去，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会讲空话，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本不是什么御史或监察委员，既无官守，亦无言责，何必来此多嘴，自取烦恼？我只是喜欢讲话，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对于许多不相干的事情，随便批评或注释几句，结果便是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谈虎色变，遇见过老虎的人听到谈虎固然害怕，就是没有遇见过的谈到老虎也难免心惊，因为老虎实在是可怕的东西，原是不可轻易谈得的。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

《谈龙》《谈虎》两集的封面画都是借用古日本画家光琳（Korin）的，在《光琳百图》中恰好有两张条幅，画着一龙一虎，便拿来应用，省得托人另画。——《真谈虎集》的图案本来早已想好，就借用后《甲寅》的那个木铎里黄毛大虫，现在

计画虽已中止，这个巧妙的移用法总觉得很想的不错，废弃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这里附记一下。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于北京苦雨斋。

